

欽定後漢書

十之十卷  
五八一八

後漢書卷八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

教授諸

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

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旣葬留

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

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

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

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蕃國之使也賈胡

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

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

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

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

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  
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  
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  
帝元鼎三年  
徙函谷關  
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  
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  
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  
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  
而考之也無它所齋但

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  
其名聲卽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

西南夷揮國王

揮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揮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

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爲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揮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

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  
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

樂仲尼誅之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

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

佞人

論語孔子之言

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

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

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稱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韠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韠

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韠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韠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

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

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

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

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

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

訕謗也

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

左轉爲立菟候城障尉

侯城縣在遼東

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

者名禪旣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

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  
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  
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  
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卽位遷司隸校  
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  
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  
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若盧獄名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

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

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耗損不復於舊

重之以大軍疲

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

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兩手相搏言無計也

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

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

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紝織

繪布也

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鸚

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鄒大鵬也

昔孝

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

敢南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

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

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

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

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  
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

責音側  
懈反

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

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

爲羌寇  
所傷也

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  
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

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

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旣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

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

地營恤不使之民

恤憂也不使之人謂  
戎虜凶曠不堪爲用

暴軍伊吾之野

以慮三族之外

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

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

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丘空也

今宜徙邊郡不

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

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騰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

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

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

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

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

湟水名今在鄯州

與行征西

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

鎬及方

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

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

兩主有明獻之姿抑亦扞城有虺虎之助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闕如

虺虎干扞也虺虎怒貌也

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

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

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

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慍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

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

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

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

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

歸之秦伯曰孤之

罪也不替孟明

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

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

秦伯伐晉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爲遼東

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

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錄尚書事

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

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

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  
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

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

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

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敞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

中多有誤倒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一兩字者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

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

也稱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  
灾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  
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  
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永和元年以  
久病罷卒於家

###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

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  
泫音公玄反

家世

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  
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  
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



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  
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  
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  
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  
厚責吝萬分也至臣頑駑○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鈇刀  
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  
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  
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  
素空也無功受祿爲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培

塿

塿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

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有屯兵者卽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

谷之類

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

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

草室如懸磬

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雖含生氣

實同枯朽往歲井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關

更謂卒更錢也

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

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具勞神

書曰文王至于日中與不

遑暇食也

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

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

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

攸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爲大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

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從者如歸文王西伯天

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

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卽太倉令淳于

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

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

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  
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  
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  
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  
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  
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  
旣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

億計

經常也

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

取功譽

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

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

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部猶領也

窮案其姦景壯立意署而遣

之立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立立還檄不發案之益急

昌坐檻車徵立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

左部尉也

時

梁不疑爲河南尹立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爲所辱棄

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立收

考髡笞死于冀市

冀縣名屬漢陽郡

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

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立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立怒勅督

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

趣音促

益固爭不

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

億以上立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  
立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  
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立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  
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立求貨立不與有頃司  
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立家球等恐并殺  
其子未欲迫之立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立豈以一子之  
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立子亦死立乃詣  
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  
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  
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立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



卷八十一 列傳

三

五立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立立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立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也如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

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

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

惟思也

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

致薄奠公其享之

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

結猶構也莊子曰原

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在姜辭太守之辭也

始漢陽

之幽人乎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

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在焉

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

如今其道可忘則彊梁勝

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

軍之死將者也

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

避文侯之命

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泄

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

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

子 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賈曰李空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

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卷八十一

後漢書卷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

崔駟傳 子瑗 孫實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

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燕刺

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

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

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前書

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莽嫌

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

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

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

為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

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

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

德音五弔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

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

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

强起班春

班布春令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寗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

○劉敞曰案吏當作

史總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莽卽位

宥過

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

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旣利矣孤必與焉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

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

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  
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  
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  
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

遘遇也辰時也

美伊傅之選時

伊尹於湯傅說遇高宗爾

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

公輸班魯人也

倕舜時爲共工之言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

協準矧之貞度兮同斷金之

立策

準繩也矧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立策猶妙策也

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爲手手上肩也乾

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

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

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

造成也

丁漢氏之中微也

丁當也

氛霓

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

氛霓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

日也氣盛而日光

六柄制於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

國語

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

千隗

反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泥狂以恣睢

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

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

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許維反羿泥已見上

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

機

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機下神器不可爲也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

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

書王莽策孺子嬰爲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歎也

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



以天威

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既豐舉也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爲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揚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

良東北之

位謂篆爲千乘太守也

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

易曰天地閉而

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揚蛾眉於

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

楚詞曰衆女皆妬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

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坳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

冶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

從

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殷厚之貌布幣也卽就也言此之人非

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

賢人也

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

復猶白也

悠輕舉以

遠遁兮託峻崦以幽處

峻崦謂山也崦音魚委反

攄潛思於至曠兮

騁六經之奧府

曠深也

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攬搶以電掃兮清六

合之土宇

攬搶

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關四

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所舉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耆

賁飾也易曰束帛蒞蒞賁於丘園也

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

衡門以掃軌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  
衡橫也謂橫木爲門軌跡也

聊優游以

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

齒年也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

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  
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

人也孟子會西曰  
吾先子之所畏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

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

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

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

華嶠書曰駟譏揚雄  
以爲范蔡鄒衍之徒

乘彘相傾証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  
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

以爲失類  
而改之也其辭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

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

之偶爲終始也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

韞櫝六經服膺道術

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

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

讚已退不黷於庸人

讚猶稱也

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

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從凡

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

於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

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合

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

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類宮璧雍者環之以水圓

而如璧也類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

以砥仁義

砥礪也

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錙於明智

吳越春秋曰干

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架石駕

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入之美材也

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

三台謂之三階

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

八寸蒙

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

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

猶逸禽

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

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

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

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

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

陰陽始分天地初制

制協韻音之設反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

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

高辛氏帝嘗也

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

失仁爲非

得義爲是

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

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

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耳而山棲鹽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

讓焉由以爲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

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

或木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

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

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

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于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孔安國曰傅氏之

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

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戰國策曰呂尚之遇

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

方

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

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

尚書曰下民昏墊孔

安國曰昏墊壅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林有能俾乂

條垂藟蔓上

下相求

藟蔓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纒之

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

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

跋涉赴俗急斯時也

草行爲跋

昔堯含憾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

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

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卽欲捐之禍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放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



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

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

將鏤玄珪冊顯功

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冶

墨子

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

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頴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事

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爲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放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

律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

步

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

也攝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

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

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幾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

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  
之未燒

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  
屬之姤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

凝成也

家家

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蒐剽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  
剽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  
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

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  
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

之九

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

勩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  
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臯臯繇  
范蔡蔡澤

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

廣厦  
既成

乾隆四年校刊

卷八十一

刑

八

不求材散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陰事  
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

終而水宿藏

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  
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

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  
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畢而大

火入

爾雅曰心爲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

方斯之際處士山

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

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  
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

不爲之難

八尺曰尋藝植也兩手曰  
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

悠悠罔極亦各有

得

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  
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

之則藏己所學也

彼彼衆人也論語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故進動以道則

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  
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

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

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搜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搜其處子則得妻不搜則不得將搜之乎趙岐注云搜牽也其字

從手處子處女也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

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

苟以徇己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汗血競時利合

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

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

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

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誦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

懼吾躬之穡德勤百畝之不耘

尚書曰穡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

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

繫余馬以安行俟性

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

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解見陳禪傳

晏嬰發勇於崔杼

解見馮衍傳

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

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

會於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卞嚴克捷

於疆禦

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

而鬪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

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也音七故反執謂謀略也史記

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甲解厚

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

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伍子胥

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子胥

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閭閻聞

甚勇之爲與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

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左傳曰

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包胥單辭而存楚

爲吳所敗奔隋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

存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暈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唐且華顛以悟秦

自秦師乃出軍敗吳而復楚國唐且華顛以悟秦

雖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

有唐雖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

遠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

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

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

類也華顯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

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

記重寶

原衰見廉於壺殮

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

人熟觀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

宣孟收德於束脯

宮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柔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

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

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

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

孟曰食之吾更與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

徐札劔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洎還至

季効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

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

開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顏

不學柳下惠然媼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轂未詳

僕誠

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

故不載

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

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

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

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

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

也屣音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一



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

光華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日卿雲爛兮紉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

今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

事乎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

賢臣

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

王行能第一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

以謹勅親幸焉

郟氏之宗非不尊也

史丹封郟故云郟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

父恭有文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嬖成帝卽位擢丹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郟之武彊聚以

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

前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

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

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卽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

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

四人而已

外家當爲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

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母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

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

竇太后之弟長

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

興

實融封爲安豐侯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

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

故君子福

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盤杆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

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孟杆亦孟也矜矜

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

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

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

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

岑長

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

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

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  
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

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

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解見郎顛傳

諸儒宗之與扶

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

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

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

發干縣之

也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

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

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

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

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

此所謂禍福之

會分功之時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

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

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

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

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

弟但也司馬相如曰

弟如臨邛

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

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

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

才遷汲令

汲縣名屬河內

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

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

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

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

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

八使見周舉傳

以臧罪奏瑗

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

顧命子實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

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賙贈之物

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實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

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

瑗集載其文卽枚乘



七發之流

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

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

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華嶠書曰瑗愛

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教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俱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嗤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

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

獨行之士實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

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言辯而確

確堅正也音口角反

當世稱之伸長統曰凡爲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伊尹作伊訓箕子作

洪範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

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

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

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

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

厭飫姦僞輕忽至真

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

易曰括囊無咎

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

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

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伊蔚而誰語也

悲夫自漢

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

垢惡也風

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

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

壞枝柱邪傾

綻音直竟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

隨形裁割要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

權謂變也

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

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蓋孔子對

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

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

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 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王也自

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

用刑之法並見尚書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

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

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

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耳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

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

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

憤者也

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闖大夫上官靳尚妬害

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

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

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

左氏傳曰息侯伐鄭

不度德不量力○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

今既不能純

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

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劉攽曰純法八世

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

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

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

軌之贍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

密靜

薦勳祖廟享號中宗

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墜損

墜主讀

曰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

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

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

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

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

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

以爲結

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

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

之膏

莊子曰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

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蓋爲國之法  
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  
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  
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  
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  
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  
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  
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天路也

鳴和鑾清節奏哉

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駟車轅鞅猶束

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

此以上並見前書刑

法志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

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

式法也

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

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

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然後選稷



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尚書日篇

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

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實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杜預注左傳曰織絰織布者孔安國

論語注曰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

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最爲第一

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  
實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  
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實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  
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實  
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實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  
召拜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實  
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  
匹妙反一作標葬訖  
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  
實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劉攽曰案  
文宦當作宦  
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

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  
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  
書凡十五篇實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  
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  
保別自通達

阿保謂  
傅母也

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  
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  
倖者曰悔不小斫可至千萬

斫固惜之也斫或作作傷說  
文曰傷引爲價也音一建

反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願我得

是反不知姝邪

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姝姝根本也

烈於是聲譽

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

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

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

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

戴鷩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櫛而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

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

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

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

陷父於不義也

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

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

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鐺鐵鎖

說文曰銀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鐺其

頸銀音郎鐺音當

卓旣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

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駟

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

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

禮儀

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紈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紈乾雉音渠

由此知杜喬之劾

殆其過矣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鼯錯之徒不能過

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

史記曰談天衍彫龍爽劉向別錄曰言鄒爽脩飾之文若

謂相傳授也禪雕龍文也

建新耻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

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

起昏俗

後漢書卷八十二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崔駰傳或重聘而不來注持金百溢○溢監本作鎰今

從宋本

臣松齡

按荀子千溢之寶從水考古今字本

通用也

崔駰孫實達權救敝之理也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

公此並權變之道也○

臣會汾

按文當云管仲背公

子糾而相桓公於義乃合

及仕宦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

臣會汾

按此條乃傳

寫之誤也仕官二字不成文理古書中言仕宦者甚  
多有何舛訛而劉攽乃作此說耶傳及注宦字當改



官注中官字當改宦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論語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

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

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

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

寶以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太原閔仲叔者

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

世稱節士雖

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

受而不食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

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

仲叔恨曰始蒙嘉

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

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案罪曰劾

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

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

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

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

武

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

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sub>檢猶察也</sub>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

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

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

子何有哉

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若二三

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

夫然豈

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

詭違也迹若違時志

存量已也

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篇周嘉傳

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

頤頰也欽頤曲頰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

音丘凡反欽  
或作顛音同  
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

異貌

伏義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顛頤蹙頰

興我宗者

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

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

之末擇日翦髮爲髻男角女羈  
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

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

廬結于岡畔

山脊曰岡

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

肆陳也

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謝承書曰變居家清處非法不

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

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

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

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贄

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

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

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

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敞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

敬少一門字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

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

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

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耻在厮役

也厮賤

因壞車殺馬毀

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  
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  
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  
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

或作順陽者誤

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

旅

逆旅客舍

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闕

一作闕

所未及勞問



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顏子顏回也

闕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

顏回慕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

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吝貪也

及

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

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

少游汝南先過袁闕

○劉歆曰案袁闕字奉高闕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闕當作闕也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

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  
不停軌鑿不輟軛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林宗曰奉高

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奉高闕字也爾雅曰側出  
汎泉正出濫泉汎音軌濫

音 濫 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淆混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

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疵吝

疵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  
文當爲疵作疵者古字通也

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  
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立平安北將軍諡  
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暉

以爲憲隤然其處順

易繫辭曰坤隤然示  
人簡矣隤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冲而用之  
或不盈淵乎其似萬物

之宗言淵深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

不可知也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故嘗著論

云

###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卽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

稚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闖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

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

太原太守

就家而拜之也

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

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

也

左傳曰晉三鄰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邾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亡

何待

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

賢人於此王國

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

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

闕見袁安

傳謝承書曰闕少脩志節矯俗高厲

京兆韋著

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爲三輔冠族著少脩節操持

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

安車立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

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

說苑曰蓬生稟中不扶自直也

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

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

穉到所起冢遂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時會

穉爲藉以鷄置前醴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穉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

言壽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

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

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

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

子肩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肩少遭父母喪致哀毀掉

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

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固病不詣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肩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

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

謝承書曰曇少喪父

躬事繼母繼母酷烈屢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  
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  
海內列名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五處士焉

###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

家世名族

謝承

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

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

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尙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

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精廬卽精

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

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

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

韜藏也

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  
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  
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闡豎夫  
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立纁聘不就卽拜  
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  
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 肱使家人對  
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  
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  
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冢側

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

緱姓也

殺夫氏之黨

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

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李

士姑執玉以告吏也

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

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

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

減死論

讞請也

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

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

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錮為物至

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收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

不為窮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

召為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

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

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

事於河輦之間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

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

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

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

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孝反

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

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

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許謂

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也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與處士復

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

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

列國之王

至爲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梁國

有楊

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爲棟也

居二年

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  
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  
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  
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  
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  
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

歌謂楚狂接與歌而過孔子也

今先生處平壤

壤地也

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

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

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

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

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

續漢志曰徵爽爲司空融爲尚

書紀爲侍中

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

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

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  
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

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

道苟違

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仕亂朝

悽悽碩人陵

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曲陵曰阿陵升

也邁飢也邁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甘是堙暖

堙沈也暖猶翳也

後漢書卷八十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周燮傳決曹掾燕之後也。○決字監本作法。臣會汾按

獨行傳周嘉篇作決從改按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郵驛料程有決曹主刑法郡太守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燕於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徐穉傳穉不免之旣謁而退。○不免之三字疑有誤何焯曰免疑作就通鑑作穉不之免袁紀作不之起

固病不詣。○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



去稱字也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諸本同係當作繼

言感眩疾○感字舊本作惑誤

申屠蟠傳因樹爲屋注居蓬萊之室○諸本同

臣會汾

按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藁字之誤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

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

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

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

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乾隆四年校刊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

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

申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今湖城縣

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蓋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卽鶴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

書鱸皆作鱠然則鱸鱠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鱠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鱠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鱸明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

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

金鄉縣西北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

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

儒稱之末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

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

理以去穢爲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

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臯繇謨曰亦行有九

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翼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嬖倖

充庭

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

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設勤推燥居溼絕少分

也其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

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

月書誠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

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

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嚴公莊公

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

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脩正

於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

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

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變

今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

發令野無鶴鳴之歎

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於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朝無小明之悔

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小明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大東不與於

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歛多也勞

止不怨於下

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擬蹤往古比

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

歟之從  
曾孫

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

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于以王猛入于王城者

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

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



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言非已本心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

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

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

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

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

滋甚

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

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

爲一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卽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

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

惓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末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

世之徒復得顯用

有臧貲禁錮之人也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

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

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

柱而已

倚邪也柱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

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

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

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

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

唯陛

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以掩詆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

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

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謗木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

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

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

輿人之言

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

帝不省騰竟伏尸

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史謂府吏也

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

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怒也且鄧

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

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

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

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醪而卒時

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

承樊豐

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

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

車薄篋載

輓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

說文郵境上行

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

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

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

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

其碑尚存

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

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

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

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樊藩

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上天降

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

山崩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

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

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

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

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

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

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

有力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閿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

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

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

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

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卽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

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

德至灾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

不言語以灾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

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

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室謂

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

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萃卦詞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

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

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祭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

降亂尊卑等威無

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

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宜子章爲公車丞

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

悔靡及臣奕世受恩

奕猶重也

得備納言

納言尚書

又以薄學充

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  
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  
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  
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  
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  
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  
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  
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  
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  
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  
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

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

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

曩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  
罪身元惡大愆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  
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  
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  
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  
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透迤退食足抑苟進之

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

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

○劉放曰案文多一在字

喻以朝

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

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

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

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

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  
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  
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  
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  
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三署郎  
解見安

帝紀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

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

自

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  
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  
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

公府

南陽郡荆州所部也

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

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

尚書曰明王奉

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

太微積星名爲郎位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臯陶誠舜口在知人

在官人也

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

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

謂伊人於焉道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

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

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



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牂柯男

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極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亂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因奏覽及中常

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

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

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統素雖季氏

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

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

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

左傳

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

乃偃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

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

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

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

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卽四凶也

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職

三

虎○劉放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它說知與詩同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

真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四

劉傳

三

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

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爲此逐

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

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太中大夫居

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

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

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

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

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

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  
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  
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  
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  
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  
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  
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  
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日  
迨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並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  
見尚書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

日是其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

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

類故爲女子之祥也

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洪範五行

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

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

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

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

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

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

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

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

說苑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

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

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

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殷王太戊時桑

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二年代唐珍爲司

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

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

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

蒸衆也

故立君

長使司牧之

司主也牧養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

臯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周文日昃不暇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

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

以觀厥

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

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

詩小

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圍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

樂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政事日墮

許規切

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

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

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

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

逮於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無令醜

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

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卽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胷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

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

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



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

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

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

爲雌

曰蜺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

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

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

女婿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

屬少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少  
子上卽禹淋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也朱游欲得尚方

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

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

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檣杪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也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

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

所謂蝮螫者也

韓詩序曰蝮螫刺奔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螫在東者邪色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蝮音帝螫音董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

無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

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

案春秋

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覓見宋均

注曰投覓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

昔虹

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

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

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山作升者誤也

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也

今妾媵嬖人闖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

篆小技見寵於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如驩堯共工更

相薦說

尚書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

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

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

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

難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

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

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云

蟬螻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

殆哉之危莫過於今

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

無鹽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謂變改而銷復之

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詩曰張仲

孝友又曰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

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

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

枉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

之心哉

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

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

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

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邵爲司徒帝欲造畢

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

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

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

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

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

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

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

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甲

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

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

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

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

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

賜御府衣一襲

衣單複具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

鉤佩

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  
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  
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

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

所注籍

錄

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

同州朝邑縣西南

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



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

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

吝耻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耻之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

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

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

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卽臯陶謨九德

三葉宰相輔

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也

遂階

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

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彌難又寧雖受茅土

未荅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

搖於門歌曰太山其積乎桑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

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爲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

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蓋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

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菑矛戟幢麾菑菑音側事反

留謂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

舊塋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輻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劔持棨戟爲前列

二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劔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劉放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

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劔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

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  
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

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鄭  
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卽吉

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

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  
日碑盧植蔡邕

等著作  
東觀

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

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  
翹辜權解見靈帝紀

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

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

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

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

都以違其難

違避也

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

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

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

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

亂

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

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後漢書卷之四 列傳 三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  
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  
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  
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

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

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

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

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

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

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讖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帝獻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攽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

少融見曰三字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

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

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綏搢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立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緝者淺赤言帶之色

所以

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

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秀文子謂晉

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

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

澤爲侯者皆奪封

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

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

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

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

亂遂殺弄兒

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

操主簿

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摠知內外事皆稱

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

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



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

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

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也廉察於此

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

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

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

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

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

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

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  
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因朝會引見

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

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

表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

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諭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  
負荷之寄

周公霍光之傳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

直方以臨權枉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

謂懷王臣之節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

德

易曰德積載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

韋平方之茂矣

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

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

忒差也

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

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後漢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敞○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一段○日知錄曰此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於是柴門絕賓客○諸本同

臣會汾

按全書及他史言

杜門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衆此柴字疑

杜字之誤

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宋本作凡

臣會汾

按種暉傳亦

有夕陽亭從監本是

楊震子秉唯人所召注閔子騫之詞○何焯曰注誤以  
閔子馬爲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

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  
別有所據也○臣會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

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  
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  
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楊應作陽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  
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卽位以伉長兄甚見尊  
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  
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



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

以樂安國士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輸也立

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

爲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爲不

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廩陶王食一縣悝後因

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爲

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

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

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

甫伺察以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熹平元年遂收

颯送北寺獄

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卽若盧獄也

使尚書令廉忠誣

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颯妻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

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

也

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

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

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

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

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

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

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

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主東海王彊女

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

丑政反廣雅

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

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

左傳衛石碓殺其子

厚君子曰石碓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今廢慶爲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

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

者貴父之命也

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

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

致其事

傳讀日附

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

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

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

在洛陽城

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

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

親愛慶八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

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壽春曰虎視曼耳

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

前書外戚傳也

懼左右不敢

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

侍鄭眾求索故事

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

及大將軍竇憲誅

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仞其第又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曰中傳宦

者

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分半也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

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

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

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

日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

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

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

常泣

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

沒終齒年也

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

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

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以日

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

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常有蓼莪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

慈戀不決之意也。儒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

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

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

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

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

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中大夫秩

六百石無員掌

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放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

少一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爲也尚書曰垂拱仰成

旣以薄祐



早離顧復屬遭大憂

屬近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

輔新去京師憂心熒熒夙夜屏營未知所立

熒熒孤特也屏營仿

惶

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

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

繪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繡也繡音必衡反

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

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健為人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没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

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

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  
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  
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

貴人豕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  
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  
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  
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  
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  
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  
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

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  
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  
常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  
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  
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卽千乘王伉之子太后

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

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

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展太子事遇害帝卽位追尊皇考立廟

序昭穆置園邑

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

宜上尊號

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

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  
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  
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  
頓君陵

復以廣川益

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涅陽  
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  
爲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爲當陽穆侯

當陽今  
荊州也

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  
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

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  
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  
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

○劉放曰案文子少延平兩字

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  
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  
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  
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  
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  
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  
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暉將至王

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爲天子暲爲公暲不

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

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

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

爲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

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

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旣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

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

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

八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  
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  
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  
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  
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  
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  
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贖錢三千萬布二  
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  
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  
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

釐音  
僖也

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  
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  
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  
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  
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  
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  
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

開子翼爲平原王奉懷王勝祀

勝和帝子

子德爲安平王奉

樂成王黨祀

黨明帝子也

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

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

峙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

王不服常人何別

劉放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

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  
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

上奏上也  
音市丈反

殺戮尤惡者數

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  
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  
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爲  
平原懷王後焉

平原王得無  
子故立之也

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

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

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覲神器懷大逆心

神器喻帝  
位也老子

曰天下神器  
不可爲也

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  
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太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  
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  
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  
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  
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  
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  
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

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

○劉放曰案紀長作  
長他書亦然明此誤

長卒子宏

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  
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  
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  
曰慎陵廟曰與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  
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  
祠熹平二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  
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  
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

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

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

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

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

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後漢書卷八十五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千乘貞王伉傳奉鴻祀○祀北宋本作嗣

清河孝王慶傳父楊○按楊北宋本作揚

太宗之義○何焯校本太改大

河間孝王開傳與中大夫趙王○王字疑當作玉鄧太  
后紀有宮人趙玉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